後漢書

一九



列傳第三十九　范曄　後漢書四十九

唐章懷太子賢　注

王充　王符

仲長統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袁山松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六儒論）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

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絶慶弔之禮戶牖牆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袁山松書曰充所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果以論衡之益由是遂見傳焉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唯我與爾共之勿廣也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

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謝承書曰夷吾薦充曰充之天才非學所加雖前世孟軻孫卿近漢楊雄劉向司馬遷不能過也）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何休注公羊傳云孽賤也）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當塗者更相薦

引而符獨耿介不同於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訐攻也謫責也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

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

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尚書咎繇謨曰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孔安國注云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孔安國注云天有日月北斗五星二十八宿皆有尊卑相正之法言明王奉順此道以立國設都也故明王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偷天官以私己乎左傳介之推曰竊人之財猶謂之盜況貪天功以爲己力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況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五代謂唐虞夏殷周也澤及草木仁被率土

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詩大雅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謟媚王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史記曰白起爲秦將與趙戰於長平阬趙卒四十五萬人蒙恬爲秦將北逐戎翟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此爲虐於人也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息夫躬字子微哀帝時告東平王雲事封宜陵侯董賢字聖卿得幸哀帝爲賢起大第於北闕下封爲高安侯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易繫辭之言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其鑒論語孔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歟左傳晉卜偃曰虢

必亡矣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杜預注云鑒所以自照也雖有明察之資仁
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
踈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
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
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於家細人
謗讟於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
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其何
異哉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父母有常
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於飽也貴臣

常禍傷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而致驕疾愛子而賊之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仆死深牢銜刀都市

趙將李牧爲韓倉所譖賜死將自誅臂短不能及銜刀於柱以自殺見戰國策

豈非無功於天有害於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

曾子之文也亦見大戴禮

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

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朝露言易盡也蘇子曰人生一世若朝露之託於桐葉耳其與幾何豈不惑哉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飢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文子曰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不耕天下有受其飢者婦人當年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其耕不強者無以養生其織不力者無以衣形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

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遊手爲巧謂彫鏤之屬也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詩商頌文也鄭玄注云極中也翼翼然可則効乃四方之中正也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於農夫虛僞游手什於末業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飢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

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灾則國危矣夫貧生於富弱生於彊亂生於化危生於安富而不節則貧彊而驕人則弱居理而不修德則亂恃安而不慎微則危矣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慎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節以制度以下並節卦彖辭也鄭玄注云空府臧則傷財力役繁則害人二者奢泰之所致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七月詩豳風也大謂耕桑之法小謂索綯之類自春及冬終而復始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

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誹姦合任爲業合任謂相合爲任俠也或以游博持掩爲事博謂六博掩謂意錢也前書貨殖傳曰又況掘冢搏掩犯姦成富也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詩陳風也婆娑舞皃謂婦人於市中歌舞以事神也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易家人卦六二曰在中饋貞吉鄭玄注云中饋酒食也詩大雅曰婦無公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

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
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易爲恐懼至使奔
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
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於死亡
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
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辭或虛飾
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
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
幡皆單費百縑用功千倍破牢爲偽以易

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損或作捐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前書音義曰弋皁也綈繒也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牒即今疊布也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說文曰綺文繒也前書曰齊俗作冰紈子細稱也沈懷遠南越志曰蕉布之品有三有蕉布有竹子布又有葛焉雖精麤之殊皆同出而異名楊雄蜀都賦曰布則蜘蛛作絲不可見風筩中黃潤一端數金盛弘之荊州記曰秭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

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廣雅曰虎魄珠也生地中其上及旁不生草深者八九尺初時如桃膠凝堅乃成其方人以爲枕出罽賓及大秦國吳錄曰瑇瑁似龜而大出南海山石謂隱起爲山石之文也窮極麗靡轉相誇咤郭景純注子虛賦曰詫誇也咤與詫通也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蒼頡篇曰軿衣車軿音薄丁反又步田反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絲而乘車馬尚書大傳曰古之帝王者必有命人能敬長矜孤取舍好讓者命於其君得乘飾車軿馬衣文錦未有命者不得衣不得乘乘衣者有罰

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之言也桐木爲棺葛采爲緘尸子曰禹之喪法死於陵者葬於陵死於澤者葬於澤桐棺三寸制喪三日墨子曰舜西教乎七戎道死葬南巴之中衣衾三領款木之棺葛以緘之采猶蔓也緘束也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栽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檽音乃豆反見埤蒼

爾雅曰栵欇音而注云欇似槲樕而痺小恐非棺槨之用豫章即樟木也邊遠下土亦競相放效夫欇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彫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斤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於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孔子合葬母於防曰吾聞之古也墓而不墳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門人後雨甚至孔子曰爾來何遲也曰防墓崩

孔子泫然流涕曰吾聞之古不修墓見礼記也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縣名屬京兆文帝後改曰霸陵明帝葬洛南皆不臧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鏤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畢周文王武王葬地也司馬遷云在鄗東南杜中無墳隴在今咸陽縣西北孔安國注尚書云在長安西北南城山曾子父所葬在今沂州費縣西南也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為褒君愛

父不在於聚財揚名顯親無取於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非君左傳晉靈公不君厚斂以雕牆杜預注云不君失君道也雕畫也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左傳曰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車馬始用殉槨有四阿棺有翰檜君子謂華元樂舉於是不臣是棄君於惡也況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前書貢禹曰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其日久矣實貢篇曰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知也然衰

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正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說苑曰十步之澤必有芳草論語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也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亂殷謂紂時也三仁箕子微子比干也左傳吴季札適衛悅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又臧宣叔曰衛之於晉不得爲次國杜預注云春秋之時以彊弱爲大小衛雖侯爵猶爲小國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庶朝廷之清明上下之脩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

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尚書大傳孔子曰文王得四臣丘亦得四友謂回也爲胥附賜也爲奔走師也爲先後由也爲禦侮其能各不同也三仁齊致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

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如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詩小雅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今之金工發金色者皆淬之於鹽水焉）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弃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彊衣飾（衣飾謂裝飾以成其過也衣音於氣反）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異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

何遠之有

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爲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爲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羲和日也山海經曰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泉羲和者帝俊之妻是生十日郭璞注曰羲和蓋天地始生日月者也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

謂分度損減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度爲千九百三十二里日一日行一度月一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一也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於富足盜竊起於貧窮富足生於寬暇貧窮起於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傜役使之愛日是以堯勑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凡反支日用月朔爲正戌亥朔一日反支申酉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

書也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令寃民仰希中訴而令長以神自嵩難見如神也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餔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說文曰餔謂日加申時也今爲晡字也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請鄰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飢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決斷者而

類多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橈事曲則諂意以行賕不橈故無恩於吏行賕故見私於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吏以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於庭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埶得無屈乎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於郡以一民之輕而與一縣爲訟其理豈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於州

以一民之輕與一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
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府公府復不能察
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曠旬彊富者
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正士
懷怨結而不見信（信讀曰伸）猾吏崇姦軌而不
被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
困窮也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見
事言之自三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
辭訟之民官事相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

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飢者也然則盜賊何從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詩小雅也）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

述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

爲之禁故姦可塞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
民之甚者莫大於數赦贖赦贖數則惡人
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勑之人
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彊禦而姦
猾之黨橫加誣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
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
無數人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
對尚書而空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
姦軌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

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見讎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姦軌者賊良民爾雅曰稂童粱郭璞注云莠類也詩云不稂不莠稂音郎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康誥之言也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姦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大雅也此宜無罪

汝反收之彼宜有罪汝反脫之毛萇注云脫赦也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姦軌難爲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民以成大化非以養姦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爲大姦者才必有過於衆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誕猶虛也非有第五公之

廉直孰不爲顧哉謂第五倫也爲司空性廉直也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之語曰徒見

二千石不如一縫掖禮記儒行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鄭玄注曰逢猶大也大掖之衣大袂單衣也言書生道義之爲貴也符竟不仕終於家

仲長統字公理山陽高平人也少好學博涉書記贍於文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閒與交友者多異之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統過幹幹善待遇訪以當時之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

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統遂去之無幾幹以并州叛卒至於敗魏志曰高幹叛欲奔荊州上洛都尉王琰捕斬之也并冀之士皆以是異統異其有知人之鑒也統性倜儻敢直言不矜小節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生每州郡命召輒稱疾不就常以為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

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孥讀曰奴）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亨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躕躇猶踟躕也）濯清水追涼風釣游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雩祭旱之名也爲壇而僊其上以祈雨焉論語曾點曰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老子曰玄之又

玄虛其心實其腹呼吸謂咽氣養生也莊子曰吹煦呼吸吐故納新又曰至人無已也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家語曰舜彈五絃之琴造南風之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三禮圖曰琴本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曰少宮少商弦最清也消搖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閒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又作詩二篇以見其志辭曰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弃鱗神龍喪角

王充論衡曰蠐螬化爲復育復育轉爲蟬蟬之去復育龜之解甲蛇之脫皮可謂尸解矣蛻音式銳反爾雅曰螣蛇有鱗廣雅曰有角曰龍喪角解角也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霄摩天赤氣也在旁曰幃在上曰幄陵陽子明經曰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九陽謂日也山海經曰陽谷上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也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爲局促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繞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爲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

五經滅弃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栖游心海左元氣爲舟微風爲杝杝船尾也音徒可反敖翔太清縱意容冶尚書令荀彧聞統名奇之舉爲尚書郎後參丞相曹操軍事毎論說古今及時俗行事恒發憤歎息因著論名曰昌言昌當也尚書曰汝亦昌言凡三十四篇十餘萬言獻帝遜位之歲統卒時年四十一友人東海繆襲常稱統才章足繼西京董賈劉楊董仲舒賈誼劉向楊雄也襲字熙伯辟御史府後至尚書光祿勲今簡

撮其書有益政者略載之云

理亂篇曰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並偽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埶不足復校乃始羈首係頸就我之銜紲耳銜勒也紲韁也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

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匈詈腹誹幸我之不成（蔚與鬱古字通）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旣絕士民之志已定貴有常家尊在一人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

以喻其澤周孔數千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左傳泄冶諫陳靈公曰公卿宣淫人無効焉杜預注云宣示也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武帝元封三年作角觝戲音義云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名角抵蓋雜伎樂以巴俞戲魚龍蔓延之屬也後更名平樂觀禮記曰鄭音好濫淫志宋音宴安溺志也入則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弃亡人物澶漫彌流無所底極澶漫

猶縱逸也澶音徒旦反莊子外篇曰澶漫爲樂也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狼守庖厨飢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執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左傳曰美惡周必復天之道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曰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户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絜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羣徒附萬計（徒衆也附親也）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史記曰轉轂百數廢居蓄邑注云有所廢有所蓄言其乘時射利也）琦賂寶

貨巨室不能容琦瑋也抱朴子曰片王可以琦奚必俟盈尺也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塡乎綺室倡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此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能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

而居窮苦舍音式者反弃放逸而赴束縛夫誰
肯爲之者邪束縛謂自潔清如拘執也夫亂世長而化世
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
賤之時跼高天蹐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
也詩小雅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毛萇注云跼曲也蹐累足也逮至
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
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
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
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辯色耳能辯聲口

能辯味體能辯寒温者將皆以脩絜爲諱罳設智巧以避之焉況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秉并兼之埶放虎狼之心（政始皇名也）屠裂天下呑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漢至王莽簒位二百一十四年云二百者舉全數）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

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孝平帝時凡郡國一百三縣邑一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百六十八里人戶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六十二口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此漢家極盛之時遭王莽喪亂暨光武中興海內人戶準之於前十裁二三邊方蕭條略無孑遺孝靈遭黃巾之寇獻帝嬰董卓之禍英雄棊峙白骨膏野兵亂相尋三十餘年三方既寧萬不存一也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秦三王二帝通在位四十九年前漢二百三十年後漢百九十五年凡四百七十四年故云不及五百年也三起謂秦末及王莽并獻帝時也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下猶後也推此以往可及

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損益篇曰作有利於時制有便於物者可爲也事有乖於數法有翫於時者可改也故行於古有其迹用於今無其功者不可不變變而不如前易而多所敗者亦不可不復也漢之初興分王子弟委之以士民之命假之以殺生之權於是驕逸自恣志意無厭魚肉百姓以盈其欲報蒸骨血以

快其情上有篡叛不軌之姦下有暴亂殘賊之害雖藉親屬之恩蓋源流形埶使之然也降爵削土稍稍割奪卒至於坐食奉祿而已然其洿穢之行淫昏之罪猶尚多焉故淺其根本輕其恩義猶尚假一日之尊收士民之用況專之於國擅之於嗣豈可鞭笞叱咤而使唯我所爲者乎時政彫敝風俗移易純樸已去智惠已來老子曰智惠出有大僞也出於禮制之防放於嗜欲之域久矣固

不可授之以柄假之以資者也是故收其弈世之權校其從横之埶善者早登否者早去（去音袪莒反）故下士無壅滯之士國朝無專貴之人此變之善可遂行者也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身無半通青綸之命而竊三辰龍章之服（十三州志曰有秩嗇夫得假半章印續漢輿服志曰百石青紺綸一采宛轉繆織長丈二尺說文綸青絲綬也鄭玄注禮記曰綸今有秩嗇夫所佩也三辰日月星也龍章謂山龍之章皆畫於衣也）不爲編戶一伍之長而有千室名邑之役

周禮小司徒職五人爲伍前書曰五家爲伍伍有長論語孔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言豪強之家身無品秩而強富比於公侯也榮樂過於封君埶力侔於守令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使弱力少智之子被穿帷敗寄死不斂冤枉窮困不敢自理雖亦由網禁踈闊蓋分田無限使之然也今欲張太平之紀綱立至化之基趾齊民財之豐寡正風俗之奢儉非井田實莫由也此變有所敗而宜復者也肉刑之廢輕重無品下死則得髡

鉗下髡鉗則得鞭笞（下猶減也）死者不可復生而髡者無傷於人髡笞不足以懲中罪安得不至於死哉（言髡笞太輕不足畏懼而姦人冒罪以陷於死明復古肉刑則人不陷於死也）夫雞狗之攘竊男女之淫奔酒醴之賂遺謬誤之傷害皆非值於死者也殺之則甚重髡之則甚輕不制中刑以稱其罪則法令安得不參差殺生安得不過謬乎今患刑輕之不足以懲惡則假臧貨以成罪託疾病以諱殺（假增臧貨以益其罪託稱疾病令死於獄也）科

條無所準名實不相應恐非帝王之通法聖人之良制也或曰過刑惡人可也過刑善人豈可復哉曰若前政以來未曾枉害善人者則有罪不死也（言善人有罪亦當殺之也）是爲忍於殺人也而不忍於刑人也今令五刑有品輕重有數科條有序名實有正非殺人逆亂鳥獸之行甚重者皆勿殺（鳥獸之行謂蒸報也）嗣周氏之祕典續呂侯之祥刑此又宜復之善者也（周禮大司寇職掌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

國用中典三曰刑亂國用重典祥善也尚書曰教爾祥刑易曰陽一君二臣君子之道也陰二君一臣小人之道也繫詞之文也陽卦一陽而二陰陰卦一陰而二陽陽為君陰為臣然則寡者為人上者也衆者為人下者也一伍之長才足以長一伍者也一國之君才足以君一國者也天下之王才足以王天下者也愚役於智猶枝之附幹此理天下之常法也制國以分人立政以分事人遠則難綏事總則難了今遠州之縣或相去數百千里雖

多山陵洿澤猶有可居人種穀者焉當更制其境界使遠者不過二百里明版籍以相數閱審什伍以相連持周禮曰凡在版者注云版名籍也以版爲之也限夫田以斷并兼定五刑以救死亡司馬法曰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并兼謂豪富之家以財埶并取貧人之田而兼有之益君長以興政理急農桑以豐委積去末作以一本業敦教學以移情性表德行以厲風俗覈才埶以敘官宜簡精悍以習師田周禮曰凡師田斬牲以左右徇陳注云示犯誓必殺也修武器以存守

戰嚴禁令以防僭差信賞罰以驗懲勸糾
游戲以杜姦邪察苛刻以絕煩暴審此十
六者以爲政務操之有常課之有限安寧
勿懈墮有事不迫遽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向者天下戶過千萬除其老弱但戶一丁
壯則千萬人也遺漏既多又蠻夷戎狄居
漢地者尚不在焉丁壯十人之中必有堪
爲其什伍之長推什長已上則百萬人也
又十取之則佐史之才已上十萬人也又

十取之則可使在政理之位者萬人也以筋力用者謂之人人求丁壯以才智用者謂之士士貴耆老充此制以用天下之人猶將有儲何嫌乎不足也故物有不求未有無物之歲也士有不用未有少士之世也夫如此然後可以用天性究人理興頓廢屬斷絕屬猶續也網羅遺漏拱柙天人矣拱執也柙檻也柙音下甲反或曰善爲政者欲除煩去苛并官省職爲之以無爲事之以無事何子言

之云云也老子云爲無爲事無事也曰若是三代不足摹

聖人未可師也摹法也三代皆用肉刑及井田之法今不用是不摹之也君

子用法制而至於化小人用法制而至於

亂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

之不同也苟使豺狼牧羊豚盜跖主征稅

國家昏亂吏人放肆則惡復論損益之間

哉惡音烏夫人待君子然後化理國待蓄積

乃無憂患君子非自農桑以求衣食者也

蓄積非橫賦斂以取優饒者也奉祿誠厚

則割剥貿易之罪乃可絶也蓄積誠多則
兵寇水旱之灾不足苦也故由其道而得
之民不以爲奢由其道而取之民不以爲
勞天灾流行開倉庫以稟貸不亦仁乎衣
食有餘損靡麗以散施不亦義乎彼君子
居位爲士民之長固宜重肉累帛朱輪四
馬今反謂薄屋者爲髙藿食者爲清旣失
天地之性又開虚僞之名使小智居大位
庶績不咸熙未必不由此也得拘挈而失

才能非立功之實也拘絜謂自拘束而絜其身者即隱逸之人也以廉舉而以貪去非士君子之志也去音欺吕反夫選用必取善士善士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乎從而罪之是設機置穽以待天下之君子也穽穿地陷獸也機弩牙也盜賊凶荒九州代作飢饉暴至軍旅卒發橫稅弱人割奪吏祿所恃者寡所取者猥猥猶多也萬里懸之首尾不救徭役並起農桑失業兆民呼嗟於昊天貧窮轉死於

溝壑矣今通肥饒之率計稼穡之入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斗未爲甚多一歲之間則有數年之儲雖興非法之役恣奢侈之欲廣愛幸之賜猶未能盡也不循古法規爲輕稅及至一方有警一面被災未逮三年校計騫短坐視戰士之蔬食立望餓殍之滿道如之何爲君行此政也孟子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餓死者曰莩莩與殍通音皮表反二十稅一名之曰貊況三十稅一乎孟子載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何如孟子曰子之道貊也趙岐注云貊夷貊

（之人在荒者也猶在北方其氣寒不生五穀無中國之禮故可二十取一而足也此言欲輕稅也）夫薄吏祿以豐軍用緣於秦征諸侯續以四夷漢承其業遂不改更危國亂家此之由也今田無常主民無常居吏食日稟（稟給也）祿班未定可為法制畫一定科租稅十一更賦如舊（更賦已見光武紀也）今者土廣民稀中地未墾（上田已耕唯中地已下未也）雖然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為姦也

法誡篇曰周禮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爾雅曰冢大也貳謂副貳也周禮天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理邦國一曰理典以理官府二曰教典以擾萬姓三曰禮典以諧萬姓四曰政典以均萬姓五曰刑典以糺萬姓六曰事典以生萬姓也春秋之時諸侯明德者皆一卿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在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和諧則太平之所興也違戾則荒

亂之所起也光武皇帝慍數世之失權忿彊臣之竊命慍猶恨也數代謂元成哀平彊臣謂王莽矯枉過直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臺閣謂尚書也自此以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然政有不理猶加譴責而權移外戚之家寵被近習之豎親其黨類用其私人內充京師外布列郡顛倒賢愚貿易選舉疲駑守境貪殘牧民撓擾百姓忿怒四夷撓音火高反招致乖叛亂離斯瘼瘼病也怨氣並作陰陽失和三光虧

缺怪異數至蟲螟食稼水旱爲災此皆戚宦之臣所致然也反以策讓三公至於死免乃足爲叫呼蒼天號咷泣血者也又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慤謹慎循常習故者是婦女之檢柙鄉曲之常人耳惡足以居斯位邪檢柙猶規矩也埶既如彼選又如此而欲望三公勳立於國家績加於生民不亦遠乎昔文帝之於鄧通可謂至愛而猶展申徒嘉之志展猶申也文帝時太中大夫鄧通居上傍有怠慢禮丞相申屠嘉奏

事見之罷朝召通責之曰通小臣戲殿上大不敬當斬通頓首首盡出血文帝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其釋之夫見任如此則何患於左右小臣哉至如近世外戚宦豎請託不行意氣不滿立能陷人於不測之禍惡可彈正者哉曩者任之重而責之輕今者任之輕而責之重昔賈誼感絳侯之困辱因陳大臣廉恥之分開引自裁之端文帝時賈誼上書曰大臣有罪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之不使人捽抑而刑之也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繫長安獄卒無事復爵邑故誼以此譏上上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也

自此以來遂以成俗繼世之主生而見之習其所常曾莫之悟嗚呼可悲夫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者猶知難之況明哲君子哉言不以重利害其生事見莊子光武奪三公之重至令而加甚不假后黨以權數世而不行蓋親疏之埶異也言光武奪三公重任令奪更甚光武不假后黨威權數代遂不遵行此爲三公疏后族親故也母后之黨左右之人有此至親之埶故其貴任萬世常然之敗無世而無之莫之斯鑒亦可痛矣未若置丞

相自總之若委三公則宜分任責成夫使
爲政者不當與之婚姻婚姻者不當使之
爲政也如此在位病人（病人謂萬姓困敝也）舉用失賢
百姓不安爭訟不息天地多變人物多妖
然後可以分此罪矣或曰政在一人權甚
重也曰人實難得何重之嫌昔者霍禹竇
憲鄧騭梁冀之徒籍外戚之權管國家之
柄及其伏誅以一言之詔詰朝而決何重
之畏乎今夫國家漏神明於媟近輸權重

於婦黨算十世而爲之者八九焉不此之罪而彼之疑何其詭邪此謂后黨彼謂三公也詭猶違也

論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尚猶遠也大略歸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敝也夫遭運無恒意見偏雜故是非之論紛然相乖嘗試妄論之謙不敢正言也以爲世非胥庭人乖鷇飲化迹萬肇情故萌生赫胥氏大庭氏並古之帝号莊子曰夫聖人鶉居而鷇飲言鶉鳥無常居鷇飲不假物並淳朴時也肇始也雖周物之智不能研其推變山川之奧末足況其紆險易繫辭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推遷也莊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知於天也則應俗適事難以常條如使用審其道則殊塗同會才爽其分則一豪以乖用得其人審其道也授非其才爽其分也易繫辭曰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易緯曰差以毫釐失之千里何以言之若夫玄聖御世則天同極施舍之道宜無殊典莊子曰玄聖素王道也極猶致也言去天之道同其致也施舍猶興廢也而損益異運文朴遞行論語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朴質也禮記曰文質再而復也用明居晦回泬於曩時興戈陳俎參差於上世回泬猶攜互不齊一也泬音穴及至戴黃屋服絺衣豐薄不齊而致

化則一前書音義曰天子車以黃繒為蓋裏故曰黃屋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日麑裘夏日葛衣絺葛也亦有宥公族黜國儲寬慘巨隔而防非必同此其分波而共源百慮而一致者也禮記曰公族有死罪獄成有司讞于公曰某之罪在大辟公曰宥之有司又曰在大辟公又曰宥之史記曰秦孝公太子犯法衛鞅曰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孫賈也若乃偏情矯用則枉直必過孟子曰矯枉過直矯正也枉曲也言正曲者過於直以喻為政者懲奢則太儉患寬則傷猛不能折衷也故葛屨履霜敝由崇儉詩魏風序曰葛屨刺褊也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詩曰糾糾葛屨可以履霜鄭玄注云葛屨賤皮屨貴魏俗至冬猶葛屨可用履霜利其賤也楚楚衣服戒

在窮賒詩曹風序曰蜉蝣刺奢也詩曰蜉蝣之羽衣裳楚楚毛萇注云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猶有羽翼以自飾楚楚鮮皃也喻曹朝羣臣皆小人也徒飾其衣裳不知死亡之無日賒奢同踈禁厚下以尾大陵弱踈禁謂防制太寬厚下謂封建太廣言周室微弱而諸侯強盛如尾大然左傳楚申無宇曰末大必折尾大不掉也斂威峻罰以苛薄分崩斂聚也言秦酷法以至分崩也斯曹魏之刺所以明乎國風周秦末軌所以彰於微滅故用舍之端興敗資焉是以繁簡唯時寬猛相濟刑書鐫鼎事有可詳三章在令取貴能約左傳曰鄭人鑄刑書杜預注云鑄刑書於鼎以為國之常法也高祖初入關除秦苛法約法三章言其羣

約不同太叔致猛政之褒國子流遺愛之涕左傳曰鄭子產有疾謂子大叔曰我死子必為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又曰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國子即子產也鄭穆公子國之子因以為姓也宣孟改冬日之和平陽循畫一之法斯實弛張之弘致可以徵其統乎宣孟晉大夫趙盾也左傳賈季對酆舒曰趙衰冬日之日也趙盾夏日之日也注云冬日可愛夏日可畏前書平陽侯曹參為相國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人以寧一數子之言當世失得皆究矣然多謬通方之訓好申一隅之說一隅謂一方偏見也貴清靜者以席上為腐議束名實者

以柱下爲誕辭清靜謂道家也席上謂儒也腐朽也禮記儒行曰儒有席上之珍高祖折隨何曰安用腐儒哉名實名家也柱下老子也誕虛也言志各不同也或推前王之風可行於當年有引救敝之規宜流於長世稽之篤論將爲敝矣如以舟無推陸之分瑟非常調之音古法不施於今猶舟不可行之於陸也今法有合於時如瑟可移柱而調也莊子曰是推舟於陸勞而無功也前書董仲舒曰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不限局以疑遠不拘玄以妨素則化樞各管其極理略可得而言與音余

贊曰管視好偏羣言難一救朴雖文矯遲必疾舉端自理滯隅則失詳觀時蠹成昭政術滯隅謂偏執一隅也淮南子曰非循一跡之路守一隅之指而不與俗推移也

後漢書列傳第三十九

列傳卷第四十　范曄　後漢書五十

唐章懷太子賢注

千乘哀王建　陳敬王羨

彭城靖王恭　樂成靖王黨

下邳惠王衍　梁節王暢

淮陽頃王昞　濟陰悼王長

孝明皇帝九子賈貴人生章帝陰貴人生梁節王暢餘七王本書不載母氏（本書謂東觀記也）

千乘哀王建永平三年封明年薨年少無

子國除

陳敬王羨永平三年封廣平王建初三年有司奏遣羨與鉅鹿王恭樂成王黨俱就國肅宗性篤愛不忍與諸王乖離遂皆留京師明年案輿地圖令諸國戶口皆等租入歲各八千萬羨博涉經書有威嚴與諸儒講論於白虎殿七年帝以廣平在北多有邊費廣平縣故城在今洺州永年縣北乃徙羨為西平王西平縣屬汝南郡也分汝南八縣為國及帝崩遺詔徙

封為陳王食淮陽郡其年就國立三十七年薨子思王鈞嗣鈞立多不法遂行天子大射禮天子將祭擇士而祭謂之大射大射之禮張三侯虎侯熊侯豹侯也皆以其皮方制之樂用騶虞九節謝承書曰陳國戶曹史高慎諫國相曰諸侯射豕天子射熊八尋六樽禮數不同昔季氏設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左傳曰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奢僭之漸不可聽也於是諫爭不含為王所非坐司寇罪也性隱賊喜文法國相二千石不與相得者輒陰中之懵怨敬王夫人李儀等永元十一年遂使客隗久久或作文殺儀家屬吏捕得久繫長平獄長平縣屬陳國鈞欲斷絕辭

語復使結客箕殺文事發覺有司舉奏鈞坐削西華項新陽三縣西華故城在今陳州溵水縣西北項今陳州項城縣也新陽故城在今豫州眞陽縣西南也十二年封鈞六弟爲列侯伏侯古今注曰番爲陽都鄉侯千秋爲新平侯參爲周亭侯壽爲樂陽亭侯寳爲博平侯旦爲高亭侯也後鈞取掖庭出女李嬈爲小妻嬈音寧了反復坐削圉宜祿扶溝三縣圉扶溝並屬陳留郡宜祿屬汝南郡永初七年封敬王孫安國爲耕亭侯鈞立二十一年薨子懷王竦嗣立二年薨無子國絕永寧元年立敬王子安壽亭侯崇爲陳

王是爲頃王立五年薨子孝王承嗣承薨子愍王寵嗣熹平二年國相師遷追奏前相魏愔與寵共祭天神希幸非冀罪至不道有司奏遣使者案驗是時新誅勃海王悝靈帝熹平元年悝被誣謀反自殺也靈帝不忍復加法詔檻車傳送愔遷詣北寺詔獄使中常侍王酺華嶠書及宦者傳諸本並作甫此云酺未詳孰是也與尚書令侍御史雜考愔辭與王共祭黃老君求長生福而已無它冀幸酺等奏愔職在匡正而所爲不

端遷誣告其王罔以不道皆誅死有詔赦寵不案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曰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又有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中平中黃巾賊起郡縣皆弃城走寵有彊弩數千張出軍都亭置軍營於國之都亭也國人素聞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陳獨得完百姓歸之者衆十餘萬人及獻帝初義兵起寵率衆屯陽夏縣名屬淮陽國夏音公雅反自稱輔漢大將軍國相會稽駱俊素有威恩時天下飢荒

鄰郡人多歸就之俊傾資賑贍並得全活後袁術求糧於陳而俊拒絕之術忿恚遣客詐殺俊及寵陳由是破敗謝承書曰俊字孝遠烏傷人察孝廉補尚書侍郎擢拜陳國相人有產子厚致米肉達府主意生男女者以駱為名袁術使部曲將張陽私行到陳之俊所俊往從飲酒因詐殺俊一郡吏人哀號如喪父母是時諸國無復租祿而數見虜奪幷日而食轉死溝壑者甚眾夫人姬妾多為丹陽兵烏桓所略云

彭城靖王恭永平九年賜號靈壽王取其美名

也下重熹王亦同東觀記曰賜號未有國邑也十五年封爲鉅鹿王建初三年徙封江陵王改南郡爲國元和二年三公上言江陵在京師正南不可以封乃徙爲六安王以廬江郡爲國肅宗崩遺詔徙封彭城王食楚郡其年就國恭敦厚威重舉動有節度吏人敬愛之永初六年封恭子阿奴爲竹邑侯竹邑縣屬沛郡故城在今徐州符離縣也竹邑或爲邑字轉寫誤也元初三年恭以事怒子酺酺自殺東觀記曰恭子男丁前物故酺侮慢丁小妻恭怒閉酺馬廄酺亡夜詣彭城縣欲上書恭遣從官倉頭曉

令歸數責之乃自殺也國相趙牧以狀上因誣奏恭祠祀惡言大逆不道有司奏請誅之恭上書自訟朝廷以其素著行義令考實無徵牧坐下獄會赦免死決錄注曰牧字仲師長安人少知名以公正稱修春秋事樂恢恢以直諫死牧為陳寃得中高第為侍御史會稽太守皆有稱績及誣奏恭安帝疑其侵乃遣御史毋丘歆覆案其事實下牧廷尉會赦不誅終於家恭立四十六年薨子考王道嗣元初五年封道弟三人為鄉侯東觀記曰丙為都鄉侯國為安鄉侯丁為曾陽鄉侯恭孫順為東安亭侯道立二十八年薨子頃王定嗣本初元年

封定兄弟九人皆爲亭侯東觀記曰定兄據卞亭侯弟光昭陽亭侯固公梁亭侯興蒲亭侯延昌城亭侯祀梁父亭侯堅西安亭侯代林亭侯也定立四年薨子孝王和嗣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喪陵次毁胔過禮傳相以聞桓帝詔使奉牛酒迎王還宮和敬賢樂施國中愛之初平中天下大亂和爲賊昌務所攻避奔東阿後得還國立六十四年薨孫祗嗣立七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樂成靖王黨永平九年賜號重熹王十五

年封樂成王黨聰惠善史書喜正文字與肅宗同年尤相親愛建初四年以清河之游觀津勃海之東光成平涿郡之中水饒陽安平南深澤八縣益樂成國（前書及郡國志清河無游縣觀津故城在今德州蓨縣東北東光在滄州東光縣南成平在景城縣南中水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南深澤在今定州深澤縣東也）及帝崩其年就國黨急刻不遵法度舊禁宮人出嫁不得適諸國有故掖庭技人哀置嫁爲男子章諸妻（哀姓置名也稱男子者無官爵也）黨召哀置入宮與通初欲上書告

之黨恐懼乃密賂哀置姊焦使殺初事發覺黨乃縊殺內侍三人以絶口語又取故中山簡王傅婢李羽生爲小妻永元七年國相舉奏之和帝詔削東光鄡二縣鄡縣屬鉅鹿郡鄡音羗堯反立二十五年薨子哀王崇嗣立二月薨無子國絶明年和帝立崇兄脩侯巡爲樂成王是爲釐王脩縣及條縣皆屬勃海條字或作脩立十五年薨子隱王賔嗣立八年薨無子國絶明年復立濟北惠王子萇爲樂成王後萇到

國數月驕淫不法愆過累積冀州刺史與國相舉奏萇罪至不道安帝詔曰萇有靦其面而放逸其心靦姡也言面姡然無媿姡音胡八反知陵廟至重承繼有禮不惟致敬之節肅穆之慎乃敢擅損犧牲不備苾芬詩小雅曰苾苾芬芬祀事孔明慢易大姬不震厥教大姬即萇所繼之母震懼也出入顛覆風淫于家娉取人妻饋遺婢妾毆擊吏人專己凶暴愆罪莫大甚可恥也朕覽八辟之議不忍致之于理周禮司寇以八辟麗邦法一曰議親之辟二曰議故之辟

二曰議賢之辟四曰議能之辟五曰議功之辟六曰議貴之辟七曰議勤之辟八曰議賓之辟其貶

萇爵為臨湖侯臨湖屬廬江郡朕無則哲之明致

簡統失序罔以尉承大姬增懷永歎袁宏紀曰

尚書侍郎泠宏議以為自非聖人不能無過故王太子生為立賢師傅以訓導之是以目不見惡耳不聞非能保其社稷高明令終萇少長藩國內無過庭之訓外無師傅之道血氣方剛卒受榮爵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臣聞周官議親惷愚見赦萇不殺無辜以譴呵為非無赫赫大惡可裁削奪損其租賦令得改過自新革心向道案黃香集香與宏共奏此香之辭也延光元年以河閒孝

王子得嗣靖王後以樂成比廢絕故改國

曰安平是為安平孝王立三十年薨子續

立中平元年黃巾賊起爲所劫質囚于廣宗今貝州宗城縣也隨室諱改焉賊平復國其年秋坐不道被誅立三十四年國除

下邳惠王衍永平十五年封衍有容貌肅宗即位常在左右建初初冠詔賜衍師傅已下官屬金帛各有差四年以臨淮郡及九江之鍾離當塗東城歷陽全椒合十七縣益下邳國鍾離在今豪州鍾離縣東當塗在縣西南東城在定遠縣東南歷陽和州縣也全椒今滁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衍後病荒忽而

太子卭有罪廢諸姬爭欲立子為嗣連上
書相告言和帝憐之使彭城靖王恭至下
邳正其嫡庶立子成為太子東觀記載賜恭詔曰皇帝問彭城王始夏無恙蓋聞堯親九族萬國協和書典之所美也下邳王被病沈滯之疾昏亂不明家用不寧姬妾適庶諸子分爭紛紛至今前太子卭頑凶失道陷于大辟是後諸子更相誣告訖今適嗣未知所定朕甚傷之惟王與下邳王恩義至親正此國嗣非王而誰礼重適庶之序春秋之義大居正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貴仁者所好惡得其中也太子國之儲嗣可不慎歟王其差次下邳諸子可為太子者上名將及景風拜授印綬焉
衍立五十四年薨子貞王成嗣
永建元年封成兄二人及惠王孫二人皆

爲列矦成立二年薨子愍王意嗣陽嘉元

年封意弟八人爲鄉亭矦中平元年意遭

黄巾弃國走賊平復國數月薨立五十七

年年九十子哀王宜嗣數月薨無子建安

十一年國除

梁節王暢永平十五年封爲汝南王母陰

貴人有寵暢尤被愛幸國土租入倍於諸

國肅宗立緣先帝之意賞賜恩寵甚篤建

初二年封暢舅陰棠爲西陵矦西陵縣屬江夏郡

年徙爲梁王以陳留之鄢寧陵濟陰之薄單父己氏成武凡六縣益梁國鄢今許州鄢陵縣也寧陵今宋州縣也薄故城在今曹州考城縣東北單父今宋州縣也己氏今宋州楚丘縣也成武今曹州縣也帝崩其年就國暢性聰惠然少貴驕頗不遵法度歸國後數有惡夢從官卞忌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爲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爲神之類也役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其神至可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暢數使卜筮又暢乳母王禮等因此自言能見鬼神事遂共占氣祠祭求福忌等諂媚云神

言王當爲天子暢心喜與相應荅永元五
年豫州刺史梁相舉奏暢不道考訊辭不
服有司請徵暢詣廷尉詔獄和帝不許有
司重奏除暢國徙九眞帝不忍但削成武
單父二縣暢慙懼上疏辭謝曰臣天性狂
愚生在深宮長養傅母之手信惑左右之
言及至歸國不知防禁從官侍史利臣財
物熒惑臣暢臣暢無所昭見與相然諾不
自知陷死罪以至考案肌慄心悸自悔無

所復及自謂當即時伏顯誅魂魄去身分歸黃泉不意陛下聖德枉法曲平不聽有司曲平曲法申恩平貸其罪橫貸赦臣戰慄連月未敢自安上念以負先帝而令陛下爲臣收汙天下汙惡也天下以帝赦王爲惡故言收惡天下也誠無氣以息筋骨不相連臣暢知大貸不可再得自誓束身約妻子不敢復出入失繩墨不敢復有所橫費租入有餘乞裁食睢陽穀熟虞蒙寧陵五縣還餘所食四縣臣暢小妻三十七人

其無子者願還本家自選擇謹勑奴婢二百人其餘所受虎賁官騎及諸工技鼓吹倉頭奴婢兵弩廄馬皆上還本署臣暢以骨肉近親亂聖化汙清流既得生活誠無心面目以凶惡復居大宮食大國張官屬藏什物願陛下加大恩開臣自悔之門假臣小善之路令天下知臣蒙恩得去死就生頗能自悔臣以公卿所奏臣罪惡詔書常置於前晝夜誦讀臣小人貪見明時不

能即時自引惟陛下哀臣令得喘息漏刻若不聽許臣實無顏以久生下入黃泉無以見先帝此誠臣至心臣欲多還所受恐天恩不聽許節量所留於臣暢饒足詔報曰朕惟王至親之屬淳淑之美傅相不良不能防邪至令有司紛紛有言今王深思悔過端自克責朕惻然傷之志匪由于咎在彼小子謂由下忌及王禮等也一日克巳復禮天下歸仁王其安心靜意茂率休德易不云乎

一謙而四益小有言終吉易謙卦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一而天地神人皆益之故曰一謙而四益訟卦初六曰小有言終吉言王雖小有訟言而終吉也強食自愛暢固讓章數上卒不許立二十七年薨子恭王堅嗣永元十六年封堅弟二人爲鄉亭侯堅立二十六年薨子懷王匡嗣永建二年封匡兄弟七人爲鄉亭侯匡立十一年薨無子順帝封匡弟孝陽亭侯成爲梁王是爲夷王立二十九年薨子敬王元嗣立十六年薨子

彌嗣立四十年魏受禪以爲崇德侯
淮陽頃王昞永平五年封常山王建初四
年徙爲淮陽王以汝南之新安西華益淮
陽國立十六年薨未及立嗣永元二年和
帝立昞小子側復爲常山王奉昞後是爲
殤王立十三年薨父子皆未之國並葬京
師側無子其月立兄防子侯章爲常山王
和帝憐章早孤數加賞賜延平元年就國
立二十五年薨是爲靖王子頃王儀嗣永

建二年封儀兄二人爲亭侯儀立十七年
薨子節王豹嗣永嘉元年封豹兄四人爲
亭侯豹立八年薨子㬎嗣三十二年遭黄
巾賊弃國走建安十一年國除

濟陰悼王長永平十五年封建初四年以
東郡之離狐陳留之長垣益濟陰國立十
三年薨于京師無子國除

論曰晏子稱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
德以幅之謂之幅利言人情須節以正其

德亦由布帛須幅以成其度焉左傳云齊景公與晏子邶殿之邑六十晏子不受曰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爲之度使無遷也夫人生厚而用利於是正德以幅之謂之幅利過則爲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明帝封諸子租歲不過二千萬馬后爲言而不得也東觀明紀曰皇子之封皆減舊制皆案輿地圖皇后在傍言鉅鹿樂成廣平各數縣租穀百萬帝令滿二千萬止諸小王皆當略與楚淮陽相比什減三四我子不當與先帝子等者也賢哉豈徒儉約而已乎知驕貴之無猒嗜欲之難極也故東京諸矦鮮有至於禍敗者也

贊曰孝明傳胤維城八國陳敬嚴重彭城

厚德下邳嬰疴梁節邪惑三藩夙齡謂千乘淮陽濟陰並早殁也黨惟荒忒

後漢書列傳卷第四十

列傳第四十一　范曄　後漢書五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李恂　陳禪

龐參　陳龜

橋玄

李恂字叔英安定臨涇人也少習韓詩韓嬰所傳詩也教授諸生常數百人太守潁川李鴻請署功曹未及到而州辟爲從事會鴻卒恂不應州命而送鴻喪還鄉里既葬留起

冢墳持喪三年辟司徒桓虞府後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拜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常席羊皮服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時大將軍竇憲將兵屯武威天下州郡遠近莫不修禮遺恂奉公不阿為憲所奏免後復徵拜謁者使持節領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及督使賈胡督使主蕃國之

使也賈胡胡之商賈也數遣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表山松書曰西域出諸香石蜜罽織毛爲布者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隴沙以西使命不得通前書曰車師前國王居交河城伊吾故城在今瓜州晉昌縣北廣志曰流沙在玉門關外東西數百里有三斷名曰三隴也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縣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並行遷武威太守後坐事免歩歸鄉里潛居山澤結草爲廬獨與諸生織席自給會西羌反畔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

謝時歲荒司空張敏司徒魯恭等各遣子餽糧悉無所受徙居新安關下拾橡實以自資橡櫟實也武帝元鼎三年徙函谷關於新安也年九十六卒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也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内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續漢志曰每州有持中從事也時刺史爲人所上受納臧賂禪當傳考傳謂逮捕而考之也無它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筭五毒畢加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

鄧隲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聲即時降服遷左馮翊入拜諫議大夫永寧元年西南夷撣國王撣音徒丹反獻樂及幻人能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明年元會作之於庭安帝與羣臣共觀大奇之禪獨離席舉手大言曰昔齊魯爲夾谷之會齊作侏儒之樂仲尼誅之家語曰魯定公與齊侯會於夾谷孔子攝相事齊奏中宮之樂倡優侏儒戲於前孔子趨曰匹夫而侮諸侯罪應誅於是斬侏儒手足異處又曰放鄭

聲遠佞人論語孔子之言帝王之庭不宜設夷狄之技尚書陳忠劾奏禪曰古者合歡之樂舞於堂四夷之樂陳於門故詩云以雅以南韎任朱離詩小雅鼓鍾之詩曰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於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周禮鞮鞻氏掌四夷之樂鄭玄注云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毛詩無韎任朱離之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亡韎音昧禮記曰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來朝立於明堂四門之外也今撣國越流沙踰縣度前書西域傳曰縣度者山名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去陽關五千八百八十里萬里貢獻非鄭衛之聲佞人之比而禪廷訕朝政訕謗

也

請劾禪下獄有詔勿收左轉爲玄菟候城障尉（候城縣在遼東）詔敢不之官上妻子從者名禪既行朝廷多訟之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禪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及鄧騭誅廢禪以故吏免復爲車騎將軍閻顯長史順帝即位遷司隸校尉明年卒於官子澄

有清名官至漢中太守禪曾孫寶亦剛壯有禪風爲州别駕從事顯名州里
龐參字仲達河南緱氏人也初仕郡未知名河南尹龐奮見而竒之舉爲孝廉拜左校令坐法輸作若盧若盧獄名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畔遣車騎將軍鄧騭討之參於徒中使其子俊上書曰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不絶水潦不休地力不復言其耗損不復於舊重之以大軍疲之以逺戍農功消

於轉運資財竭於徭發田疇不得墾闢禾稼不得收入搏手困窮無望來秋兩手相搏言無計也百姓力屈不復堪命臣愚以為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隲宜且振旅留征西校尉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休徭役以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財令男得耕種女得織紝紝音如深反杜預注左傳云織紝織繒布也然後畜精鋭乘懈沮出其不意攻其不備則邊人之仇報奔北之

恥雪矣書奏會御史中丞樊準上䟽薦參曰臣聞鷙鳥累百不如一鶚前書鄒陽諫吳王之辭也鶚大鵰也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前書馮唐謂文帝曰臣聞魏尚為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上功莫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愚以為陛下法大明而賞大輕文帝悅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也夫以一臣之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參勇謀不測卓爾奇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

患大軍西屯臣以爲如參之人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以爲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而徵鄧騭還四年羌寇轉盛兵費日廣且連年不登穀石萬餘參奏記於鄧騭曰比年羌寇特困隴右供徭賦役爲損日滋官負人責數十億萬（責音側懈反）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衒賣什物以應吏求

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為羌寇所傷也遂乃千里轉糧遠給武都西郡塗路傾阻難勞百端疾行則鈔暴為害遲進則穀食稍損運糧散於曠野牛馬死於山澤縣官不足輒貸於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名救金城而實困三輔三輔既困還復為金城之禍矣參前數言宜弃西域乃為西州士大夫所笑今苟貪不毛之地營恤不使之民恤憂也不使之人謂戎虜暴軍伊吾之野以慮三族之外言勞凶曠不墾爲用

師救遠以爲親戚之憂慮果破涼州禍亂至今夫拓境不寧無益於彊多田不耕何救飢敝故善爲國者務懷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民庶稀疏故縣丘城可居者多丘空也今宜徙邊郡不能自存者入居諸陵田戍故縣孤城絶郡以權徙之轉運遠費聚而近之徭役煩數休而息之此善之善者也隲及公卿以國用不足欲從參議衆多不同乃止拜參爲漢陽太守

郡人任棠者有竒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參在職果能抑強助弱以惠政得民元初元年遷護羌校尉畔羌懷其恩信明年燒當羌種號多等皆降始復得還都令居

通河西路令居縣屬金城郡令音零時先零羌豪僣號北地詔參將降羌及湟中義從胡七千人湟水名今在鄯州與行征西將軍司馬鈞期會北地擊之參於道爲羌所敗既已失期乃稱病引兵還坐以詐疾徵下獄校書郎中馬融上書請之曰伏見西戎反畔寇鈔五州陛下愍百姓之傷痍哀黎元之失業單竭府庫以奉軍師昔周宣玁狁侵鎬及方詩小雅六月之詩曰侵鎬及方至於涇陽鄭玄注云鎬方皆北方地名孝文匈奴亦略上

郡而宣王立中興之功文帝建太宗之號非惟兩主有明叡之姿抑亦扞城有虓虎之助（詩曰公侯干城又曰闞如虓虎干扞也虓虎怒貌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詩亞夫赳赳載於漢策（詩曰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周亞夫爲漢將赳赳武貌）竊見前護羌校尉龐參文武昭備智略弘遠既有義勇果毅之節兼以博雅深謀之姿又度遼將軍梁慬前統西域勤苦數年還留三輔功効克立閒在北邊單于降服今皆幽囚陷於法網昔荀

林父敗績於邲晉侯使復其位左傳曰晉荀林父及楚師戰於邲晉師敗績林父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不可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晉侯使復其位孟明視喪師於崤秦伯不替其官左傳曰晉敗秦師於崤獲百里孟明視後赦而歸之秦伯曰孤之罪也不替孟明故晉景并赤狄之士秦穆遂霸西戎左傳曰晉荀林父敗赤狄遂滅之晉侯賞林父狄臣千室亦賞士貞子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土子之功也又曰秦伯伐晉遂霸西戎用孟明也宜遠覽二君使叅僅得在寬宥之科誠有益於折衝毗佐於聖化書奏赦叅等後以叅爲遼東太守永建元年遷度遼將軍四年入

爲大鴻臚尚書僕射虞詡薦參有宰相器能順帝時以爲太尉録尚書事是時三公之中參名忠直數爲左右所陷毀以所舉用忤帝旨司隷承風案之時當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得會上計掾廣漢段恭因會上疏曰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龐參竭忠盡節徒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閒自處中傷之地臣猶冀在陛下之世當蒙安全而復以讒佞傷

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主之至誡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季子來歸魯人喜其紓難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言其來歸何喜之也夫國以賢化君以忠安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以安社稷書奏詔即遣小黃門視參疾太醫致羊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於井而殺之參素與洛陽令祝良不平謝承書曰良字邵平長沙人聰明博學有才幹以廉平見稱也良聞之率吏卒入太尉

府案實其事乃上叅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陽吏人守闕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陽嘉四年復以叅為太尉永和元年以久病罷卒於家

陳龜字叔珍上黨泫氏人也泫氏故城今澤州高平縣也泫音公玄反家世邊將便習弓馬雄於北州龜少有志氣永建中舉孝廉五遷五原太守永和五年拜使匈奴中郎將時南匈奴左部

反亂龜以單于不能制下外順內畔促令自殺坐徵下獄免後再遷拜京兆尹時三輔強豪之族多侵枉小民龜到厲威嚴悉平理其怨屈者郡內大悅會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荅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

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詩曰惟師尚父時惟鷹揚也上慙聖朝下懼素餐素空也無功受祿爲素餐雖殁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塉音學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尉也金城烏淵聖御名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

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係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左傳曰室如懸磬野無青草言其屋居如磬之懸下無所有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幷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㐫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也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

遇惡主也史記曰堯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乃推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帝王世紀曰古公亶甫是為大王為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王遂杖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豳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也文王西伯天下歸之帝王世紀曰西伯至仁百姓繈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為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即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事見前書體德行仁為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

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
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
因衰緣隙而令倉庫單於豺狼之口功業
無銖兩之効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
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
令長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
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
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
武授之法令除幷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

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可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龜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省息經用歲以億計經常也大將軍梁冀與龜素有隙譖其沮毀國威挑取功譽挑取猶獨取也獨取其名如挑戰之義不爲胡虜所畏坐徵還遂乞骸骨歸田

里復徵爲尚書冀暴虐日甚龜上疏言其罪狀請誅之帝不省自知必爲冀所害不食七日而死西域胡夷并涼民庶咸爲舉哀弔祭其墓

橋玄字公祖梁國睢陽人也七世祖仁從同郡戴德學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成帝時爲大鴻臚祖父基廣陵太守父肅東萊太守玄少爲縣功曹時豫州刺史周景行部到梁國玄謁景因伏地言

陳相羊昌罪惡乞為部陳從事部猶領也窮案
其姦景壯玄意署而遣之玄到悉收昌賓
客具考臧罪昌素為大將軍梁冀所厚冀
為馳檄救之景承旨召玄玄還檄不發案
之益急昌坐檻車徵玄由是著名舉孝廉
補洛陽左尉左部尉也時梁不疑為河南尹玄
以公事當詣府受對恥為所辱弃官還鄉
里後四遷為齊相坐事為城旦刑竟徵再
遷上谷太守又為漢陽太守時上邽令皇

甫禎有臧罪玄收考髡笞死于冀市冀縣名屬漢陽郡一境皆震郡人上邽姜岐守道隱居名聞西州玄召以爲吏稱疾不就玄怒勑督郵尹益逼致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趣音促益固爭不能得遽曉譬岐岐堅臥不起郡内士大夫亦競往諫玄乃止時頗以爲譏後謝病免復公車徵爲司徒長史拜將作大匠桓帝末鮮卑南匈奴及高句驪嗣子伯固並畔爲寇鈔四府舉玄爲度遼

將軍假黃鉞玄至鎮休兵養士然後督諸
將守討擊胡虜及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
職三年邊境安靜靈帝初徵入爲河南尹
轉少府大鴻臚建寧三年遷司空轉司徒
素與南陽太守陳球有隙及在公位而薦
球爲廷尉玄以國家方弱自度力無所用
乃稱疾上疏引衆災以自劾遂策罷歲餘
拜尚書令時太中大夫蓋升與帝有舊恩
前爲南陽太守臧數億以上玄奏免升禁

錮没入財賄帝不從而遷升侍中玄託病
免拜光祿大夫光和元年遷太尉數月復
以疾罷拜太中大夫就醫里舍玄少子十
歲獨游門次卒有三人持仗劫執之入舍
登樓就玄求貨玄不與有頃司隷校尉陽
球率河南尹洛陽令圍守玄家球等恐并
殺其子未欲迫之玄瞋目呼曰姦人無狀
玄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乎促令兵進
於是攻之玄子亦死玄乃詣闕謝罪乞下

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寶
開張姦路詔書下其章初自安帝以後法
禁稍弛京師劫質不避豪貴自是遂絶玄
以光和六年卒時年七十五玄性剛急無
大體然謙儉下士子弟親宗無在大官者
及卒家無居業喪無所殯當時稱之初曹
操微時人莫知者嘗往候玄玄見而異焉
謂曰今天下將亂安生民者其在君乎操
常感其知己及後經過玄墓輒悽愴致祭

自爲其文曰故太尉橋公懿德高軌汎愛博容國念明訓士思令謨幽靈潛翳邈哉緬矣操以幼年逮升堂室特以頑質見納君子增榮益觀皆由獎助猶仲尼稱不如顏淵論語孔子謂子貢曰汝與回也孰愈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子曰吾與汝俱不如也李生厚歎賈復復少好學師事舞陰李生李生奇之曰賈君國器也士死知己懷此無忘又承從容約誓之言徂沒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腹痛勿怨雖臨時戲笑之言非

至親之篤好胡肯爲此辭哉懷舊惟顧念之悽愴惟思也奉命東征屯次鄉里北望貴土乃心陵墓裁致薄奠公其享之魏志曰建安七年曹公軍譙遂至浚儀遣使以太牢祀橋玄進軍官度也玄子羽官至任城相

論曰任棠姜岐世著其清結甕牖而辭三命結猶搆也莊子曰原憲處魯居環堵之室桑樞而甕牖周禮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謂任姜辭太守之辟也殆漢陽之幽人乎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龐參躬求賢之禮故民悅其政橋玄厲邦君之威而衆失其情夫豈力不足歟將有道在

焉橋玄之舍姜岐以道不可違故不得以威力逼也如令其道可志則彊梁勝矣語曰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鄭玄注論語言匹夫之守志重於三軍之死將者也子貢曰寧喪千金不失士心昔段干木踰牆而避文侯之命高士傳曰段干木者晉人也守道不仕魏文侯造其門段干木踰牆而避之泄柳閉門不納穆公之請泄柳魯之賢人也魯穆公時請見之泄柳閉門而不納事覩孟貴必有所屈賤亦有所申矣

贊曰李燮勤身甘飢辭饋禪爲君隱之死靡貳龜習邊功參起徒中橋公識運先覺

時雄

後漢列傳卷第四十一